

“每跟师父办一个案子,就像上了一堂课”

法医“胡一刀”——年轻法医眼中的“定海神针”

本报记者 许金妮 通讯员 项韦莉

“一切线索都断了,只剩下一堆破旧的废木料,杭州市公安局萧山分局法医徐银龙将这些木料拼凑成一张床,提取了相关检材……确定了消失了23年的凶手就是7年前病死的那个人……”日前,胡新全看到这条新闻时,描写徐银龙破案细节的那段,他来回回看了好几遍,忍不住扬起了嘴角。

“小子干得真不错!”见到徐银龙时,胡新全毫不吝啬自己的夸奖。

“都是师父教得好。”徐银龙一边嘿嘿笑着,一边不好意思地挠挠头。他早就是独当一面的资深法医了,也是不少年轻法医学习的对象。可在胡新全面前,他依旧保持着当初刚进法医队伍时谦虚求学的状态。

“有他在,我们心里就有底”

2003年,徐银龙进入杭州市公安局萧山分局成为一名新手法医时,法医队里的胡新全已是杭州法医界的“元老”了,人送外号“胡一刀”,意思就是“解剖尸体是一绝,能一刀找准重点”。

徐银龙用“懵逼”来形容自己刚做法医时的工作状态。“那个时候,监控技术还不是很成熟,许多案件的侦破都需要用法医的检测结果来作为依据。萧山案件量大,但算上我也才4个法医,工作量巨大,最多的时候,4个法医1年解剖了上百具尸体。”技术不娴熟、工作强度大,初出茅庐的徐银龙感到沮丧和迷茫。“回想起来,最要感谢的还是师父,他就像我们年轻民警的‘定海神针’,有他在,我们心里就有底。”

徐银龙说,耐心、细致、责任心强是法医最应该具备的素质,也是自己从胡新全身上学到的最宝贵的东西。

徐银龙刚工作那会儿,萧山曾发生过一起命案,一名小男孩被装进麻袋里扔进了河里,尸体几天后才被河道的清洁工打捞起来。由于案发到群众报案隔了较长时间,案件侦破工作一时陷入了僵局。“连续几个月,我们连树叶、泥土都拿去化验了,但全都没有进展。”年轻的徐银龙情绪低落。面对小伙子的情绪,胡新全并

不点破,只是一边温和地鼓励,一边以身作则继续有条不紊地寻找线索。那起案件发生在1月,到了9月时,胡新全以一根毛发为突破口,找出了命案的真凶。

“对于法医来说,案件持续8个月还没线索,压力是很大的,可我师父从不抱怨。找到线索那一刻,我对他是很佩服的。”徐银龙说。

类似的案子还有很多。那些十几年前和胡新全一起办的案子,徐银龙依旧清晰地记得破案细节,“每跟师父办一个案子,就像上了一堂课,令我受益匪浅”。

“他让所有人都要发表意见”

萧山公安的法医队伍有一个的传统——每次有案件发生,都会组织大家召开例会,每个法医包括实习生都要发表意见。

每次例会,都是萧山法医团队最热闹的时候。“不管你是老法医还是新法医,有不同的意见就一起拿到桌面上来碰撞,大家七嘴八舌才能更接近真相。”

这个传统,正是从胡新全那里传下来的。“师父以前经常说,不管你是实习生也好、领导也好,法医这份工作只服从真理,谁说得对就听谁的。”徐银龙说。

为了让案件侦办更准确,也为了让年轻法医尽快成长起来,自2005年开始,胡新全就制定了案件讨论的例会制度。“所有法医都要参加,包括来实习的实习



胡新全(中)和徐银龙(左)工作中



师徒相处非常融洽

生也要参加,每个人都要表达自己对案件的看法,说什么都可以,只要有依据。”

刚开始,很多刚入职的年轻人都不太敢表达自己的想法,但在胡新全的鼓励下,大家越来越放得开。“意见碰撞得很激烈,有时候争得面红耳赤的。”胡新全笑着说。

胡新全今年已经51岁了。2018年的时候,他从法医的一线队伍中退了下来,成为萧山公安交警大队副政治教导员。但是,他还是被当做萧山法医的“一块宝”。他有记笔记的习惯,当法医将近30年,记了将近100本笔记,里面分门别类地写着工作经验和技巧。“这些笔记成了我们后辈的共同财富,破案遇到瓶颈,就喜欢到他这里来翻翻笔记、找找思路。”徐银龙说。

“师父说,我们只可以胜、不可以败”

排爆手李惠国——徒弟都是他的生死兄弟

本报首席记者 陈佳妮 通讯员 沈晓霞 杨悦

排爆手,一个极度神秘而又高度危险的职业。湖州特警支队二大队大队长李惠国当排爆手,已经近20年。

“面对犯罪分子设下的‘赌局’,赢了,平安回家;输了,后果不堪设想。”李惠国的徒弟陈铭明说,“师父曾说,这是一场用生命守护生命的无声战争,我们只可以胜、不可以败。”

容不下失败

多年前,长兴县雒城镇发现一疑似爆炸物。那是一枚以黑火药为主要成分的八管危险爆炸物,最令人担心的是,管状物上还捆绑着一只手机。这就是一场“赌局”,给李惠国以信心的,是他的专业知识和千百次的练习。凭借专业的判断,李惠国迅速制订了处置方案,并作为主排手进入战场,经过近1个小时的排爆作业,赢下了这场“赌局”。

像这样千钧一发的案件,李惠国近20年来处理过很多起,他带领大队队员出色完成安检任务161起,共计检查出各类违禁物品1800余件,排除安全隐患4处;处置各类涉爆警情68起,排除疑似爆炸装置3个,成功转移各类废旧炮弹共计78枚。

在这样的实战中,零距离排爆作业一旦失手,排爆手几乎没有生还可能。“我们的工作里容不下失败,即便成功了9999次,一次失败就意味着终身失败。”这也让李惠国在教学时,严厉而又认真,每一个排爆的细节背后,都是千百次的模拟演习和实战经验。

是师生也是兄弟

在湖州警队,自2001年设立专业安检排爆员至今,从事或者参与排爆工作的仅5人。李惠国和他们,即是师生,也是“生死与共”的兄弟。

2015年,湖州某银行ATM机房,工作人员通过监

控发现一个行李箱被一名男子遗落在现场,男子离开后一直没有再现身。行李箱内是否装有可疑物?排爆组立即出动赶赴现场,李惠国穿上防爆服,走进ATM机房,1个多小时的细心检查,最终确定这是个“炸弹”。

尽管“炸弹”数量远远多于“炸弹”,但李惠国总是告诉队友们,必须把每一个可疑物当成真正的对手。而面对对手最好的办法,就是不断地训练。

在排爆大队的训练场上,写着一套很规范的排爆流程,每个排爆手都要按照流程来训练。“从穿排爆服,到设备检测,再到实地排除或摧毁炸弹,每一项训练都需要把自己设想在现场,设想在最复杂的环境下,这样遇到实战才能得心应手。”这句话,在每一次训练开始前,李惠国都会不厌其烦地传达给排爆队里另外4名队员。

对于训练,李惠国从来不马虎,因为一旦变成实战排爆,每一次都是与死神的博弈,成败不但决定着自己的生死,也关乎他人的命运。

要把小伙子带出山

“这件衣服足有80斤重,光这个头盔就有20斤,所以每次都需要两个队员帮忙才能穿上。”陈铭明双手托起防爆衣说。

每次在任务现场,李惠国都要穿着厚重的排爆服在安全区和中心现场行走,最短的距离是800米。“别小看这800米距离,新人走完这段距离就已经精疲力尽了,哪还有余力来排爆呢?”李惠国说,排爆训练不仅



李惠国(左)和队友执行任务中



仅考验排爆技巧,同时也考验体能。

所以,在老师这个岗位上,李惠国严格要求,不留一点情面。

曾有人说,作为一个排爆手,一生有两个致命的错误选择,一是选择这个职业,二是剪错导线。不过,李惠国对于犯下职业选择这个“错误”,却从来没有后悔过,“我人生中最灿烂的年华,都扑在了排爆上。虽然已经从小伙子变成了大叔,但只有还做得动,就会继续干下去,至少要把这几个小伙子彻底带出山……”

本报职业道德监督电话:0571-85310013